

辨證奇聞

函全

瘧症門

一感濕熱之氣。忍又傷風。口噤不能言。項背幾幾。脚攣急。角弓反張。人以為太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太陽之瘧病乎。夫瘧病亦有三陽三陰之殊。亦能傳經。與傷寒之症無異。但傷寒單傷於風。而瘧病則合濕熱而感之也。似乎治傷寒可單治風。而無難。而瘧病宜兼治濕熱。而不易也。誰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一邪相犯。已是正氣之虧。況三邪之同犯乎。補正以祛邪。治瘧無難速愈。或謂一邪相犯。尚須祛邪為先。三邪并犯。則邪氣彌滿。非用祛邪之藥。安能濟哉。不知一邪之犯。其力專。眾邪之犯。其勢散。力專者宜攻。勢散者可補。於補之中。而行其攻之之法。又何不濟之有。無如其症同於傷寒。而不敢驟用補也。所以殺人。苟知可補之法。而分症以治之。寔易易也。如此症見太陽之徵。不可徑治太陽之邪。而宜補太陽之正。太陽之正氣旺。而風濕熱之邪。不必治而自散矣。方用五苓散加減治之。

白朮一兩 茯苓一兩 澤瀉三錢 猪苓一錢 羌活五分 桂枝三分 水煎服一劑

而角弓反張之疾定。二劑而口不噤。脚不攣急也。三劑而諸症盡痊。五苓專利膀胱之水也。三邪之中。至難者去濕耳。先利其濕。則火隨水泄。而風邪無黨矣。故少用羌活桂枝以祛風。則風自易解。雖然五苓散亦非單利濕之藥也。其白朮茯苓原能健脾生胃。今多加之為君。則補重而利輕。所以能建功之速。倘少少用之。則攻多於補。亦何益哉。此白朮茯苓之妙於多用也。人不可不知耳。

一感濕熱之氣。又感風邪。頸項強直。一目或左右視。手足搐搦。人以為少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少陽之瘧症乎。夫少陽居於半表半裏之間。其熱將欲入肝也。而其意猶欲留於陽明。故三邪同感。而目所以左右視。以審量於二者之間耳。手足搐搦者。風性動而濕性靜。兩相違背。風欲動而濕挽之。濕欲靜而風激之。而熱邪又從中擊。此搐搦之所以起也。搐搦不已。又風引而上行。於是頸項不利。而濕氣留中。遂至強直而不搖矣。治之之法。必須和少陽之正氣。而少用散邪之品。易於解紛也。方用小柴胡加減治之。

柴胡一錢 白芍五錢 當歸三錢 茯苓五錢 黃芩二錢 甘草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病減。再劑而病全愈。小柴胡湯和少陽之聖藥也。今又加入

白芍當歸以補其肝中之氣。使肝旺而邪不敢迫於肝。加茯苓五錢以健胃而利濕。則邪不敢回於胃。而茯苓

且同柴苓以祛風熱引之而共入於膀胱尤易下走此又法之至神者也安得不速愈哉

一感濕熱之氣復感風邪手足牽引肉腠胸脹低頭視下肘膝相搆人以為陽明之傷寒也誰知是陽明之瘕症乎夫陽明胃土也風入於胃必變為熱況又原感熱氣則熱以濟熱宜至發汗亡陽而何以肉腠胸脹而不發狂手足牽引而不出汗反低頭視下而無登高而呼之症肘膝相搆而無棄衣而走之病正以濕邪之滯之也蓋陽明之火最惡者燥耳今有濕氣在胃雖侮胃中之土而亦益胃中之燥即發汗而不至亡陽發狂之禍也世人不知治法妄用風藥以散其表遂至汗出而不可止仲景張夫子曾用大承氣湯以下其邪然而脾旺者尚不致損傷脾氣否則下之亡陰恐有意外之虞也然則風濕熱既同入於胃中將何以解之治之法不可不治胃而又不傷胃也方用全陰救胃湯

玄參

五錢

茯苓

五錢

桃仁

一錢

葛根

一錢

人參

一錢

麥冬

五錢

水煎服一劑而病半痊二劑而病全愈方中之妙妙在資胃中之陰而不損其胃中之氣元參以去熱葛根以去風茯苓以去濕三邪皆去而又得人參以生胃麥冬以生肺則桃仁不亦可以已乎不知桃仁最動之味三邪并入於胃中未免有彼此觀望之意况補藥多於攻藥邪得補而流連亦未可知加入桃仁性急之物補既不滯而攻亦不緩始能相濟以有成也

一感濕熱之氣復感風邪發熱腹痛肌肉顫動四肢緊急人以為太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太陰之瘕症乎太陰者脾經也脾土濕土也濕土何禁濕邪之再犯乎濕入於脾最難分清濕邪去而濕邪之根尚在一再感濕仍如前濕之病矣况又加熱以散其炎蒸又加風以生其波浪自然中州反亂而四境騷然緊急之勢成顫動之形兆倘用安土之品則土旺無泛濫之虞水乾而無鬱勃之氣風即欲作祟而平成既奏亦可以解慍矣無如世人不知治法動輒言下詎識下多亡陰無陰以灌注於五臟肺腑而胸腹手足又何所資以為養哉勢必緊急顫動而更甚有亡陰而死者不可不慎也方用安土散

白朮

一兩

茯苓

五錢

車前子

三錢

薏苡仁

五錢

赤小豆

一錢

通草

一錢

柴胡

五分

石斛

三錢

水煎服

此方以利水之藥為君而仍是健脾之藥蓋土旺自能制

水况又有以利之乎此症原是濕邪之難治單去攻濕而風與熱邪自易吹散所謂攻邪必攻其堅也譬如大

敵在前滿山遍野俱是賊黨試從何處攻取倘止從偏傍掠陣則賊且拔全營俱來盡力死闘必至敗衄不若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一感濕熱又且感風遂成癰癧身跽足彎不能俛仰人以為少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少陰之瘕病乎夫少陰者足少陰腎也腎宜熱而不宜寒宜濕而不宜燥何以瘕病有濕有熱而反成癰癧踈彎不能俛仰之症耶不知腎最惡風腎喜熱者喜真火之生非喜邪火之尅也喜真水之養非喜邪水之傷也蓋邪火助燥邪水增濕耳既以二邪入於腎中腎已有反以代踵脊以代頭之病况又益之以風安能無癰癧踈彎之苦又何以俛仰哉然則治之之法仍須治濕熱而少佐之以祛風為得也方用助腎辟邪丹 茯苓 五錢 苡仁 五錢 防己 一錢 稀莖草 一錢 元參 三錢 水煎服此方用防己以治腎中之風用苡仁以去腎中之濕用元參稀莖草以治腎中之熱是風熱濕三者均治何病之不可去哉夫腎宜補而不宜瀉今去風去濕去熱得非瀉腎之藥乎然而意以茯苓雖利濕而不損其陰防己雖去風而不傷其氣元參稀莖雖去火而不滅其光非瀉腎而仍是補腎乎倘單瀉而不補烏能奏功之神哉

一感濕熱而又感風邪厥逆下利舌卷囊縮背曲肩垂項似拔腰似折手足俱冷其腹脹大人以為厥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厥陰之瘕症乎夫風濕熱三合而成瘕邪傳入厥陰乃入肝木之經也其勢更急世人不知誤發其汗必致動濕濕雖陰類然是外受之陰邪非肝中之真血也所動之陽奔於濕中為濕所沒必至亡陽蓋脫出之陽本急疾親上而飛騰不啻如龍之出谷其體輕矯而不可止遏今為濕所滯留則如蛇行匍匐儘力奔越而究難飛去也故此等瘕病皆誤汗而成之也治之法又不可拘於散邪而仍須補正補正奈何亦救其亡陽而亟使其回陽耳雖然陽之所以亡者終由於陰虛之不能攝陽故補陽必須補其陰而補厥陰之陰仍從少陰腎經以補之也治之方用回陰散瘕湯 巴戟天 五錢 茯苓 一兩 山藥 五錢 防風 五分 炒梔子 一錢 白芍 五錢 當歸 三錢 白朮 一兩 甘草 一錢 水煎服此方補肝經之血而佐以去濕去風去火之味自是正治之法而又補腎中之火益之巴戟天何居正補少陰之謂也蓋厥陰之本非少陰之水不生何必補腎中之火詎知汗發亡陽陽氣盡從外泄腎中已無真火單用寒涼以祛熱則脾胃不勝其寒矣巴戟天溫腎而又不至大熱腎溫而陽回肝清而陰足陰陽和合內之正氣已固而風熱濕之外邪不必攻而自破况原有攻之乎此有益無損之治法千古未明今特表而出之

小兒頭搖手攣眼目上視身踈發顛或吐而不瀉或瀉而不吐人以為驚風之抽掣也誰知是熱濕三者合之

以成瘕乎小兒純陽原不宜虛然而多食瓜果濕留於胃濕久則變熱熱極則生風此風起於內而不來於外也世人一見小兒頭搖手動等症無論其虛實投以抱龍丸不效改用牛黃丸又不效乃用金石腦麝香竄之藥以開其竅而鎮其驚無不立亡嗟嗟驚風二字自創立以來殺小兒者不啻數百萬矣無有一醫而闢其非者南昌喻嘉言頗知其失大教告戒而無如傳世既久一時不可轉移且嘉言有論無方世亦不識治法鐸聞師言甚悉因暢論之而且傳其方也小兒之易於成瘕者因其骨脆皮薄不耐風邪故邪一入腠理便入臟腑況小兒喜餐飲食飲食之中又喜寒而不喜熱以致損傷脾胃而成吐瀉之症上吐下瀉則陰陽兩虧而平日所受之濕盡行越出濕出而熱留臟腑之中無陰相養遂變成風象以惑人而人既為所惑但治風而不治正所以十人十死也故此等之症斷不可祛風一作風治去生使達蓋其身中寔是無風無風而妄用風藥以倍耗其損傷之氣安得不速其死哉然則治之法若何但補其脾胃而止其吐瀉則十人十生也方用救兒回生湯

人參二錢 白朮三錢 茯苓一錢 砂仁三分 炒黑乾姜五分 山查五枚 萊菔子五分 車前子一錢 厚朴三分

神曲三分 半夏五分 煎服此方以十歲為準五歲者減半一劑即吐瀉止二劑即抽搐定三劑即全愈此方補中有利非一味呆補者可比調和於脾胃之內則陰陽有既濟之歡自然無變動之害矣或曰補之是矣少加去風散熱之藥未為不可夫熱當夏令之時或少加黃連數分以解其暑氣而冬令非惟不可用寒涼之藥且當增入辛熱之品蓋小兒吐瀉之後熱必變寒況加時令之嚴寒乎是斷不可用寒涼也至於風藥無論四時俱不可亂增萬不得已少加柴胡二三分未為大害也

一小兒吐瀉之後口噤不出穀手腳攣急人以為驚風之抽搐也誰知是脾胃寒虛之瘕病乎小兒純陽先天腎氣原自完固而無如其後天之斲喪也人生後天以脾胃為主小兒喜餐生冷未有不傷其後天者也後天既傷而先天亦損先後天一齊損傷自然變症紛紜吐瀉之後無津液以潤腸胃腸胃既乏又有何氣以運動四肢乎此手足攣急抽搐之所以現也脾胃虧損肝木必來相侮而脾胃又苦無津液以供給肝木之取資則肝木大燥燥極生火火極生風又其常也肺金見肝木之尅脾胃也欲出其清肅之令制肝以報土母之仇無奈脾胃土母為肝所傷則土弱而金不能強力難制肝而反為肝之所凌而肺金畏肝中之風火惟恐逼乾肺氣鉗口結舌噤不敢出穀也然則治之法可不急治肝以救脾胃之虧乎方用活兒湯

白芍三錢 茯苓五錢

人參二錢 白朮三錢 枝子三錢 麥芽三分 枳壳三分 半夏五分 甘草一分 神曲五分 水煎服一劑而寧急抽搦之症止。二劑而口噤之數出。三劑全愈。此方平肝之氣以扶其脾胃之土。脾胃之氣生而肺氣自旺足以制肝。又何風火之不息。或謂肺弱不能制肝。自宜補肺。不知用補肺之藥必用潤劑。不又助脾胃之濕乎。痙病正苦濕也。方中用茯苓之多。乃去其濕也。去濕而可用濕乎。故不若平肝以安肺。而不可潤肺以害脾胃耳。

一小兒偶感風邪發熱身顫手背反張。人以為驚風之角弓反張也。誰知是痙病中之寒邪乎。蓋小兒氣血未旺。不耐傷寒壯熱。故一時昏沉。非因風而動驚也。故治小兒之傷寒。斷不可與大人一例。同治動用風藥。以祛風。蓋因虛入風。治其虛則風自外出。況止犯寒而不犯風。是原無風也。又何可祛風哉。倘輕施祛風之藥。則風門大開。內風無可散。勢必損傷正氣。正氣一傷。則營衛無所敵。湊理不密。且將勾引外風深入內藏。遂成不可救之症矣。治之法補其正氣而少加散邪之味。寒既易解而臟腑不傷。手到便奏功也。方用護子湯。人參一錢 茯苓三錢 白朮二錢 柴胡五分 桂枝二分 水煎服一劑而驚定。不必再劑。亦何方法之神乎。蓋小兒初傷風寒。必先從太陽而入。今用桂枝柴胡兩解其太陽少陽之邪。則邪不敢遁入於陽明。況又有人參以固其脾胃之氣。則邪尤不敢入於中宮。又加入白朮以利腰膈。茯苓以通膀胱。則邪從外入者即散。即無外邪而柴胡以舒肝氣。桂枝以煖脾胃之土。正有利益。又何損哉。無如世人不知此等治法。妄搜驚風名色。輕施發散鎮驚之味。以至殺兒無算。醫工不悟而病家未知。皆委於天數而不責其誤。誰知萬兒啼號於夜台哉。深可痛者也。吾願世人盡消滅驚風二字名目。庶幾小兒之福乎。否則江河日下。又有底止耶。

一婦人新產之後。忽然手足羣搐。口眼喎斜。頭搖項強。甚則角弓反張。人以為產後驚風也。誰知是亡血過多而成痙乎。產後舊血已虧。新血未長。血舍空虛。風尤易入。原不必戶外之賊風也。即一舉一動。而風自内生。覺兩腋之間陰寒逼人。一不慎而風入之矣。然風雖易入。而風出亦易。因虛而入。風補虛而即能出。風也。然而補虛之法。從血以補之乎。抑從氣以補之也。血亡不能速生。而氣怯實宜急補。補其氣則血尤易生。血生而風又何存乎。故血舍驅風。尚非正治之法。矧純用鎮驚之藥。非下之石耶。方用救產止痙湯。人參五錢 當歸一兩 川芎三錢 炒黑荆芥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病輕。二劑而又輕。三劑全愈。此方即佛手散之變。大補其氣血之虛。加之人參。則氣更旺矣。氣旺而邪不敢敵。況又有荆芥引血歸經之藥。血既歸經。而邪又何能獨留哉。且荆芥

原能祛邪。但祛邪而不損正氣。故可兩用之。以出奇耳。倘不補氣血。而惟事祛風。則血舍更空。風將直入。則立殺其婦矣。可不慎哉。

人有一時手足牽掣。古眼歪張。人以為中風之症也。誰知是瘧病之驟發乎。夫中風病。身必顛覆。口必吐痰。瘧病狀如中風。而身必不顛覆。口中候內必無痰涎之出入。而有水雞之聲也。蓋中風無風。風從內起。瘧病則風從外入者居多。風從外入。風自成威。不必借重內痰之助。所以但有搏掣歪張之風象。而絕無有洶湧秘塞之痰聲也。若風自內起者。火動生風。而痰以助之也。故中風無邪。無外邪也。瘧病無邪。無內邪也。無外邪者。不可治風。無內邪者。不可不治風耳。然而單治外而不治內。則外風雖去。而內風必生。是以祛風必須補正也。方用補中益氣湯。人參一錢。白朮三錢。黃芪三錢。當歸三錢。柴胡三錢。升麻四分。陳皮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搏掣定。再劑而歪張止。三劑不再發。夫補中益氣湯。補氣之藥。非祛風之劑。乃用之以治瘧症之風。反易奏功者。何故乎。蓋氣虛則風易入也。補其氣。則正旺足以祛邪。方中用柴胡。原能祛邪也。少用之於補藥之中。則能提氣以衛正。多用之於補藥之中。則能益氣以祛邪。故用至三錢。而風難再留矣。何必更借重他藥散風之多事哉。世人但知參歸芪朮之多用以補正。絕不知柴胡多用之於參歸芪朮之中。尤易祛邪。余所以特表而出之也。

汗症門

人有大病之後。無故而遍身出汗。日以為常。人以為內熱而發熱也。誰知是陽氣之虛。外泄而腠理不能自閉也。大病之後。氣血大虧。氣不能入於血之中。血必至遍其氣於膚之外。使肺金清肅之令行。則氣雖欲越出於皮毛。而腠理未疎。何能外泄。惟大病之後。必先損其肺。肺先無自主之權。又安能禁其氣之不固哉。氣既不固。而汗乃氣之所化也。汗隨氣泄。氣泄而魄汗淋漓。遂至遍身無非汗出矣。人至遍身出汗。而又無內邪之散。有不散盡直氣者乎。似乎較亡陽之症相同。然而亡陽之症。身喪於頃刻。而自汗之病。不至遽殞於須臾。其故何也。蓋亡陽之症。乃熱邪驅之也。自汗之症。乃陰虛促之也。陽病暴而陰病緩。陽暴難於救援。而陰緩易於調劑。治之法。自當以補氣為主。而補氣之中。兼以補陰。則陰能攝陽。汗不止而自止矣。方用攝陽湯。人參一兩。黃芪一兩。白芍五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一錢。山茱萸三錢。熟地一兩。水煎服。二劑而汗少止。四劑而汗大止。十劑

全愈。此方用參芪以大補其氣。氣足則肺金有養。而皮毛自固。又益之麥冬五味。則肺金不特自足以衛外。而兼可以分潤於腎水。猶恐汗出太多。必損耗真陰。更加熟地山萸。以益精使肺金不必又來下生腎水。則肺氣旺。而皮毛益固矣。尤妙增入白芍一味。以收斂肝氣。則肝木自平。使肺金無仇家之相逼。則肺氣安然。自能行其清肅之氣。清肅之令行。而下輸於膀胱。則上下之氣舒。而心中生液。不來尅肺。則肺金有權。得以自主。又安肯聽汗之自出哉。此攝陽之妙法也。倘貧窮之人。無力買參。豈忍視其死而不救。前方之中。倍加黃芪二兩。增入防風五分。同煎。煎服。功未嘗不同。但必須多服數十劑也。又不可不知。

人身夢遺之後。身體狼狽。加之行役太勞。或行房太甚。遂至盜汗淋漓。人以為腎氣之虛也。誰知是心氣之熱乎。夫心腎兩相交者也。心喜寒而不喜熱。腎喜熱而不喜寒。似乎心腎之相違。然而於相違之中。未嘗不兩相合也。腎因夢遺之後。自然精水之不足。加之行役以勞其筋。行房以損其骨。則內陰大虧。又何能上濟於心乎。心無腎水之濟。則心添其熱矣。心熱而腎水更耗。久則腎畏心之取資。堅閉其腎宮。而心欲下交於腎。腎畏炎氣而不絕。勢不得不仍返而入於心。無奈心無液養。而煩燥之念生。然心君雖無寧靜之氣。而未嘗無專主之權。徒然煩燥。而相火尚不敢顯。竒君主以自越出於軀殼之外。乘君王之假寐。乃竊其資重而潛移矣。故盜汗之出。與自汗之出。異有不同。自汗者。心不得而自主也。盜汗者。心尚能操其意耳。此等之汗。必出在胸間者尤甚。汗本熱也。而越出軀殼之外。則熱變為寒。正因相火之熱。乃虛火而非寔火。況乘心君之未知而遷出。非明目張胆者可比。熱出為寒。正顯其陰之象耳。況心原無液。何從而得汗乎。亦竊腎之餘津。私自潛移耳。治之法。瀉心中之熱。仍宜補腎中之水。腎水足而心火自清。心火清而心汗自止矣。方用防盜止汗湯。

麥冬 五錢 生

棗仁 一兩

熟地 一兩

山萸 三錢

黃連 五分

人參 一錢

丹參 三錢

茯神 三錢

肉桂 五分

水煎服

一劑而汗少止

二劑而汗全愈。此方心腎雙補之藥也。心腎兩足。自有離而復合之勢。尤妙黃連以清心。肉桂以溫腎。二味同用。能使心腎交於頃刻。心腎既交。則君心清明。而相臣畏主。何敢竊國帑而偷用哉。倘不顧心腎而惟事於止汗也。汗不能止。必且輕變重。而重變危矣。烏可輕用止濕之味乎。

人有夜間發熱。初時出汗。星星。後則漸多。日久每夜竟出大汗。至五更而止。人以為陽虛盜汗也。誰知是陰虛出汗乎。夫陰虛者。腎虛也。腎藏真陰。陰宜秘藏。何故發汗。蓋腎中之火動之也。而水非火不養。腎火旺動。似能

生水何以反致洩水。水即波宜從下出。又何以走皮毛而旁出耶。不知腎火能生虛而陽火也。真火喜靜而不喜動。水靜則真火生。水之動則真火泄水矣。生水則火能秘藏。泄水則火乃奔越。故腎中之火動者。仍腎中之水自動之故。腎中之水動者。由於人之縱慾而耗泄其精也。精泄過多則勞其精矣。精勞則水動。水動而火亦動。火動而水不足以濟之也。則火且挾水而騰出於本宮不從下走。而乃隨其火性而遊行於經絡腠理之間。遇毛竅而泄也。初則偶爾遊行。久則夜夜出汗。陰氣愈虛。愈虛則愈汗。毛竅之細路竟成為轉輸之大道矣。然汗既易出。宜無分於晝夜。何以夜汗而晝不汗耶。得母陰虛而陽未虛乎。夫陰陽又兩相投者也。未有陰虛而陽不虛者。况汗亦陽之液。安在見其非虛。不知陰陽各有道路行於陽之分。則陰不敢奪陽之權。行於陰之分。則陽不敢奪陰之柄。夜間出汗。寔陰走於陰之途。至於五更則陰不敢入於陽之界。故汗遇陽氣而自轉。非陰虛而陽不虛也。治之法宜大補其陰而加之陽分之藥。以提陰於陽分。庶幾陰遇而止也。方用補陰止汗湯。

熟地一兩 山萸肉五錢 人參一錢 白朮三錢 地骨皮一兩 沙參三錢 北五味一錢 桑葉十片 水煎服二劑而汗少止。四劑而汗乃止。十劑而汗不再出矣。此方熟地山萸補精之藥也。地骨沙參補陰而更能消骨髓中之虛熱。五味桑葉止汗之神劑。人參白朮健脾開胃補氣之聖藥。故多用補陰之品。則水足以制火。少用補陽之味。則扶陽以提陰。陰陽水火既無偏勝之虞。自無走泄之患。又何必用固濕之牡蠣。斂汗之瞿麥哉。

人有飲食之時。頭頂至面與頸額之間。大汗淋漓。每飯皆如此。然身又無恙。人以為陽氣之旺也。誰知是胃氣之盛乎。夫胃氣即陽氣也。胃旺則陽旺而分為二者。何但不知陽旺者。合三陽而言之。胃旺者。單舉胃一經而言之也。胃本屬土。無水穀之人。則胃氣安靜。即處飢餓之時。其火暗起。亦不過在胸膈間。而不能上止於頭頂。惟得水穀之氣。填於陽明之經。則胃中之火。借水源之氣以助其勢。遂化汗而上升。越出於頭面之上下也。此等之汗。明是胃火。而胃火既盛。宜發汗亡陽矣。何以但出汗於上焦。而下身又乾燥如故乎。蓋胃火之盛者。由於心包之火旺。而心包生土以生火。非助火以害土。胃得火生以出汗。不同於邪火之自焚也。故止出汗於上焦。而不亡陽於下焦耳。治之法。瀉胃火之有餘。而不可損胃土之不足。使胃平而汗自止也。方用收汗湯。

元參三錢 生地三錢 荊芥一錢 五味子三分 桑葉十片 白芍五錢 蘇子一錢 白芥子一錢 水煎服一月全愈。此方妙在不去瀉胃火。反去滋陰。蓋陽之盛者。陰之衰也。滋陰則陰旺。自足以攝陽。不必止汗。而汗自止也。况方

中有桑葉荆芥為引。經止汗之藥。白芥蘇子為消痰定氣之品。原調劑之咸宜。抑陽而歸陰。化汗而為清。又何疑乎。然必久服而始奏効者。以調胃之藥宜和緩而不宜急遽也。

人有心頭有汗。而一身手足無汗者。人以為心熱之故也。誰知是思慮過度。心虛而無血以養心乎。夫心主火也。思慮過多。則心火炎燒。逼乾其液。液乾宜無汗矣。而何以心頭反出汗耶。不知此汗非汗也。乃心中之液。內不能存。外走而汗出耳。或疑心液無多。安能盡化為汗。不知心為君主之宮。心熱則五臟七腑之液。群來相資。因其內熱之甚。不養心而為液。反越心而為汗也。汗既多出。無有盡期。五臟七腑之液。何能相繼。勢必心愈熱而汗不可止。及至汗不可止。而心中乾燥煩燥不眠之症生矣。治之為可緩乎。治之法。補血以養心。瀉火以生液。不必止汗而汗自止矣。方用滋心湯。

人參一錢 桑葉十四片 黃連五分 丹參三錢 麥冬五錢 甘草五分 熟地一兩 山茱萸五錢 柏子仁二錢 生地五錢 白木三錢 沙參二錢 元參三錢 丹皮三錢 水煎服。二劑而心汗止。十劑不再發。此方名為滋心。是係滋腎之味也。蓋心之液。必得腎之精上溉。而液乃生。故欲補心中之液。必先補腎中之精也。補腎而少加清心之品。則心火安寧而液不外越矣。液既不外出。而汗又安有外泄哉。

五瘧門

一穀瘧之症。胸中易飢。食則難飽。多用飲食。則又發煩頭眩。小便艱澀。身如黃金之色。人以為胃中之濕熱盛。以成疸也。誰知是胃中虛熱之故乎。人生脾胃屬土。脾陰土也。而用則陽。胃陽土也。而用則陰。脾胃和同。則到柔並濟。通調水道。易於分消。安有濕熱之存留乎。惟七情傷損於內。則陰陽不相和合。胃無陰以和陽。則熱聚而消穀脾無陽以和陰。則寒陽而積水。兩相搏激。故皆眩煩悶生焉。於是所食之水穀之變。而精華之清氣。反蒸為腐敗之濁氣矣。濁氣則下降者也。濁氣下流於膀胱。而膀胱受胃之熱氣化不行。小便閉塞。水即走陰器。而熱散走於皮膚。故一身而發黃也。治之法。升胃中之清氣。以分其膀胱。則清升而濁易降。水利而熱易消。方用分濁散。

茯苓一兩 車前子三錢 猪苓三錢 茵陳一錢 梔子三錢 水煎服。一劑水少利。二劑濕乃退。十劑全愈。方中以茯苓為君者。利水而不傷胃氣。胃氣不傷。而後佐之去熱消濕之品。則胃無火亢之憂。自然脾無水鬱之害。倘不早治。而水濕之氣流入於腎。則腎被其傷。必至腹滿成蠱。而不可治矣。

一酒疸之症。心中時時懊惱。熱不能食。嘗欲嘔吐。胸腹作滿。然清言了了。人以為酒濕而作疸也。然而酒濕而

成疸。由於內傷飢飽勞役也。夫人之善飲者，由於胆氣之旺也。夫胆非容酒之物，何以胆氣旺而勝夫酒乎？不知胆不能容酒，而能滲酒。酒經胆氣之滲，則酒化為水，入於膀胱而下泄矣。惟其內傷於飢飽勞役，則五臟受損，臟損而腑亦損矣。五臟六腑俱已受損，蓋胆氣之獨旺乎？胆氣既衰，則飲酒力不能勝，而無如人人縱飲如故，則酒多而滲亦多，必更傷胆氣矣。胆損不能滲酒，酒必留於脾胃之間，而脾胃又不及從前之旺，則酒入又不能受傳之膀胱，而膀胱又不及從前之健，則水入而不能消下，既不行，必返而上吐。上吐既逆，下泄又艱，而中州又不可久留，於是濕熱之氣，蘊隆久存於膈，懊懷而發於心，由是遍漬於周身，分佈於四體，盡發為黃也。夫心至懊懷，其心神之昏亂可知，何以又能清言之子？了也。不知酒氣薰蒸於一時，則見懊懷，懊懷者，欲痛不痛之狀，非心中之神，至於妄亂不孟也。治之法，宜解其酒之毒，而兼壯其胆。胆氣旺而酒氣自消，酒氣消而水氣自泄，水氣泄而黃又烏能不解哉？方用旺胆消酒湯。

白芍一兩 竹葉片一百 澤瀉二錢 水煎服 二劑而膀胱利 四劑而黃色輕 八劑全愈 此方之奇 奇在枳木專能消酒毒於無形 酒毒既消 則根本塞源 胆氣不可不旺也 助胆之藥 舍白芍 山梔無他味也 其餘之藥 不過分消

濕熱之氣 輔君以成功者也 世人不知治法 或吐之 或下之 皆操刀而殺之也 可不慎哉

一女勞之疸 其症腎氣有損 致成黃疸 夜夢驚恐 精神困倦 飲食無味 舉動乏力 心腹則平 小水痿緩 房室不舉 膚內濕痒 水道澀痛 時有餘瀝 小腹滿 身盡黃 額上黑 人以為黃疸之症也 誰知是因女色而成之乎 夫入房室而久戰者 相火冲其力也 相火衰 則不能久戰矣 火衰而勉強以圖久戰之懼 則泄精必多 精泄既多 則火隨水散 熱變為寒矣 人身水火不可少者也 水衰則不能制火 而火易動 火衰則不能利水 而水易留 留水留宜可以制火矣 然而所留之水 乃外水而非內水也 內水之存 可以制火 而生液 外水之存 不能消火 而成功 故女勞之疸 仍是濕熱而結於精竅之間 非血瘀而閉於骨髓之內也 倘用抵當湯水蛭之類 以竣攻其瘀血 或用礬石散硝石之品 以蕩滌其微陰 則促之立亡矣 治之法 宜補其腎中之氣 而又不不可有助火之失 宜利其膀胱之水 而又不不可有亡陰之愆 當以緩圖功 而不當責以近效也 方用減黃丹治之 白茯苓 五錢 山藥 五錢 人參 三分 白朮 一錢 茯苓 五錢 薏苡仁 五錢 兔絲子 二錢 車前子 一錢 生棗仁 一錢 水煎服 十劑而黃疸減 又十劑而黃疸更減 又十劑而黃疸全愈 再服二十劑 可無性命之憂也 女勞疸最難治 人生此病 未有

不死者亦因色而成疸。未能成疸而戒色也。苟存堅忍之心。絕欲慎疾。信服煎湯。無不生者。蓋減黃丹妙在固本以救傷。並不逐邪以散瘀。腎氣日健而黃色日減矣。或疑女勞之疸成於腎之無火。似當補火。何止於補陰而利其濕邪。而不知疸雖成於無火。今病久陰耗。又不可以補火。火旺則又恐鑠陰不特無益而反害之矣。一肺疸之症。壅塞不通。頭面俱黃。口淡咽乾。小水不利。人以為黃疸之症也。誰知所以成疸者。寔由於肺氣之虛也。肺金氣旺則清肅之令下行於膀胱。凡有濕熱之邪。盡從膀胱下泄。則小水大行。又何有濕之存留哉。水行濕化。則熱亦難留矣。惟其肺氣先虛。而後濕熱相侵。鬱蒸於胸膈之間。肺之勝邪而肺乃燥。肺燥則失其清肅之令矣。而水濕之氣遂乘其燥而相入。燥與濕合而成熱。濕熱相留。欲分入膀胱而膀胱不受。欲走於皮毛之竅而腠理未疎又不能越行於外。仍遂變現黃色於皮毛也。治之法宜宣通肺氣而健其脾胃之土。夫健土以生肺金宜也。何又宣通其肺氣乎。幸腠理之密。濕邪存於皮膚之內。倘再宣其肺氣。萬一皮毛之竅大開。而濕從汗泄。未必不變為水臟之症也。不知肺氣閉於上。而後水氣塞於下也。使肺氣上通。則水且下降。况又重補其脾胃以生肺乎。此治肺疸必宜宣揚夫肺氣也。方用揚肺利濕湯。桔梗三錢 天花粉二錢 白朮五錢 茯苓五錢 桑白皮三錢 茵陳三錢 猪苓二錢 黃芩五錢 水煎服一劑而鼻塞通二劑而咽乾潤三劑而口淡除四劑而小水大利十劑而頭面之黃盡散矣。此方開腠理而生津液。則肺金有潤燥之功。合之茯苓茵陳之輩。天花白朮之流。則土氣大旺。金氣亦揚。清肅令行而膀胱之壅熱立通。小便利而黃色烏能獨存哉。一心疸之症。煩渴引飲。一飲水即停於心之下。時作水穀胸前時多汗出。皮膚盡黃。惟兩目獨白。人亦以為黃疸也。誰知是心中虛熱以成之乎。夫心喜燥而不喜濕。然過於燥則未免易其性以喜濕矣。然而心終宜燥而不宜濕也。以濕濟燥可權宜而行於一時。不可經常而行於長久。蓋暫則可以濟燥而久則必至害心。水乃陰物。陰居陽地。彼且蒼鬱而不肯遽趨以入於小腸。而心又因水之制燥。方不能分消移其水以入於膀胱。水邪之下。以作溷淝之穀。而腹中乃心之相臣也。見水邪之犯心。彼且出其火以相救。乃相戰於胸間。水得火炎而熱化為汗。半趨於胸前而出其餘之水。何能盡解。乃旁趨於他路。不得不越出於皮毛而變黃也。一身皆黃而兩目不變者。又是何故。肝開竅於目。心者肝之子也。心病宜肝病矣。然肝見心子為邪所逼。必修其戈矛以相援。邪見肝木之旺不敢犯肝之界。而兩目正肝之部位也。所以濕熱不至於目而無黃色之侵耳。然則治之法

若何補其肝氣以生心。瀉其水濕以逐熱。則黃疸不攻而自散也。白芍一兩 茯苓五錢 白朮五錢 茵陳三錢 炒梔子三錢 木通一錢 遠志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症輕。二劑而症又輕。十劑全愈。此方補肝即所以補心。瀉水即所以瀉熱。是以黃隨手而愈也。倘徒治黃而不辨其臟氣之生剋。妄用龍胆草等藥。必至變為寒黃之症。反難施治矣。

一肝疸之症。兩目盡黃。身體四肢亦現黃色。但不知眼黃之甚氣逆。手足發冷。汗出不止。然止在腰以上。腰以下無汗也。人亦以為黃疸也。誰知是肝氣之鬱。濕熱團結而不散乎。夫肝屬木。非水不長。何以得濕而反鬱乎。不知肝之所喜者。腎水也。非外來之邪水也。腎水生木而發生。邪水剋木而發疸。蓋肝藏血而不藏水。外來之水多。則肝閉而不受。於是移其水於脾胃。然而外來之水。原從脾胃來也。脾胃之所棄而脾胃仍肯容之乎。勢必移其水於膀胱。而膀胱又不受。蓋膀胱因肝木之濕熱。不敢導引而入。以致自焚。於是濕熱復返而入肝。而肝無容身之地。乃鬱勃而發汗。汗不能盡出。而黃症生矣。使汗能盡出。未必遽成大黃也。無奈肝之濕熱欲下走於腎宮。而腎氣惡肝木之犯母。乃杜絕而不許入。境腰以下正腎之部位也。所以無汗而發黃耳。治之法。開肝氣之鬱。而佐以分散濕熱之劑。則黃疸自愈矣。方用利肝分水散。龍胆草二錢 茵陳三錢 茯苓一兩 猪苓三錢 柴胡一錢 車前子三錢 白茯苓三錢 甘菊五錢 水煎服二劑而目黃淡矣。又服四劑而身之黃亦淡矣。再服四劑。氣逆汗出之病止。又服十劑全愈。此方開鬱於分濕之中。補肝於散熱之內。既善逐邪。又能顧正。兩得而無失也。

一脾疸之症。身黃如秋葵之色。汗沾衣服。皆成黃色。兼之涕唾亦黃。不欲聞人言。小便不利。人以為黃汗之病也。誰知是脾陰之黃乎。夫脾土喜溫。黃病乃濕熱也。熱宜非脾之所惡。何故而成黃也。不知脾雖不惡熱。而濕則脾之所惡。脾乃濕土。又加水濕。則濕以濟濕。脾中陽氣盡行銷亡。無陽則陰不能化。土成純陰之土。陰土何能制水哉。水存於脾中。寒土不能分消。聽水之流行於經絡皮膚矣。凡臟腑之水。皆下輸於膀胱。何獨於脾陰之水不相入也。蓋膀胱之行水。氣化則能出。今脾成純陰。則無氣以達於膀胱。此水之所以不入也。然水寒宜清。而變黃色者。何故。蓋寒極似土也。夫寒極宜見水象。水寒宜見黑色。不宜見黃。而今見黃者。以水居於土之中也。譬如寒水蓄於陰絕之池。其色必濁而變黃者是也。其不欲聞人言者。又是何故。脾寒之極。其心之寒可

知心寒則胆怯。聞人言而惕然驚矣。故不願聞也。治之法宜大健其脾而溫其命門之氣。佐以利水之劑。則陰可變陽而黃病可愈矣。白木三兩附子三錢人參一錢茵陳三錢白茯苓一兩半夏三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小便利。再服四劑而汗唾不黃矣。此方用白木人參以補其脾。用茯苓茵陳以利其水。用附子以溫其火。真火生而邪火自散。元陽回而陰氣自消。陰陽和協。水火相制。又何黃病之不去哉。

一腎疸之症。身體面目俱黃。小便不利。不思飲食。不得臥。人亦以為黃疸也。誰知是腎寒之故乎。夫腎本水宮。然最不能容水。凡水得腎之氣而皆化。故腎與膀胱為表裏。腎旺則膀胱亦旺也。然腎之所以旺者。非腎水之旺。乃腎火之旺也。腎火之旺而水流。腎火之衰而水積。水積之多。則成水臟之病。水積之少。則成黃疸之病。故黃疸易治。而水臟難治也。雖然。治之得法。則難變為易。治之不得法。則易變為難。如腎疸之病。不可治。疸一治。而黃疸反不能痊。必須補其腎中之火。而佐以健脾去濕之藥。則黃疸可指日而愈也。方用濟水湯。白木二兩肉桂三錢茯苓一兩山藥一兩苡仁一兩茵陳一錢芡實五錢水煎二劑。而小水大利。再用二劑。而飲食

多矣。再用二劑。而可以臥矣。再用二劑。而身體面目之黃盡去。此方用白木以健脾也。然而白木能利腰膺之氣。是健脾正所以健腎。况茯苓山藥芡實之類。俱是補腎之味。而又是利濕之劑。得肉桂以生其命門之火。則腎中不寒。而元陽之氣自能透化於膀胱。况所用以仁之類。原是直走膀胱之品。所謂離照當空。而冰山雪海盡行消化。又何有黃之不散哉。或謂發黃俱是濕熱。未聞濕寒而能變黃也。吾子之論。得毋過於好奇乎。嗟乎。黃病有陰黃之症。是脾寒亦能作黃。宜於腎寒而獨不發黃耶。况腎寒發黃。又別有至理。夫黃者土色也。黃之極者。即變為黑。黑之未極者。其色必先發黃。腎疸之發黃。即變黑之兆也。黃而至於黑。則純陰無陽。必至於死。今幸身尚發黃。是內已無陽。陰逼其陽而外出。尚有一線之陽。在於皮膚。欲離而未離也。故補其陽而離可續耳。倘皮膚已黑。此方雖佳。又何以救之哉。

人有心驚胆顫。面目俱黃。小水不利。皮膚瘦削。人以為黃疸之症也。誰知是胆怯而濕乘之乎。夫胆屬少陽。乃陽木也。木最喜水濕。亦水也。水濕入胆。宜投其所喜。何故反成黃疸之病。蓋水多則木泛。水過於多。則滔天浴日。木之根不寔矣。木不寔則木反苦於水矣。水少則木生水多。則木死。少陽之木。非大木可比。曷禁汪洋之侵蝕乎。此胆之所以怯也。胆怯則水邪之氣愈勝。胆不能防。而水邪直入於胆中矣。水入胆中。而胆之汁反越出。

於胆之外而黃病成矣。然則治之法。瀉水濕之邪。則胆氣壯。而不得其養矣。而又不盡然也。木為水浸久矣。瀉水但能去水之勢。而不能固木之根。木雖尅於土。而寔生於土也。水多則土濕。何能生木乎。故水瀉而土又不可不培也。培其土而木氣始能養耳。方用兩宜湯。茯苓五錢 白朮一兩 苡仁五錢 柴胡五分 龍胆草一錢 茵陳一錢郁李仁五分。水煎服。二劑輕。四劑又輕。十劑全愈。此方利濕無非利胆之氣。利胆無非健脾之氣也。脾土健而土能尅水。則狂瀾可障也。自然水歸膀胱。盡從小便而出矣。

人有小便點滴不能出。小腹脹脹兩足浮腫。一身發黃。人以為黃疸之症矣。誰知是膀胱濕熱結而成痺乎。夫膀胱之經氣化而能生水。無熱氣則膀胱閉而不行。無清氣則膀胱亦閉而不行也。所以膀胱寒則水凍而不能化。膀胱熱則水沸而不能化矣。黃疸之病。無不成於濕熱。是膀胱之黃疸。乃熱病而非寒病也。熱而閉結不解熱。則閉結何以開。寒而閉結不祛寒。則閉結何以泄。黃疸既成於濕熱。宜解熱而不宜祛寒矣。然而祛寒者必用熱藥以助命門之火。而解熱者必用涼藥以益肺金之氣。蓋肺氣寒則清肅之令下行於膀胱。而膀胱不能閉結也。方用清肺通水湯。白朮一兩 蘿蔔子一錢 茯苓三錢 半夏一錢 麥冬三錢 桑白皮三錢 茵陳一錢澤瀉一錢 車前子三錢 黃芩二錢 蘇子二錢 水煎服。一劑而小便微利矣。二劑而小便大利矣。四劑而黃疸之症全消。此方雖與揚肺利濕湯大同小異。然寔有不同也。揚肺利濕湯提肺之氣也。清肺通水湯清肺之氣也。二方皆有解濕之藥。而利與通微有異。利則小開其水道。而通則大啟其河路也。

大瀉門

人有飢渴思飲食。飲食下腹便覺飽悶。必大瀉而後快。或早或晚。一晝夜數次以為常。面色黃瘦。肢肉減削。人以為胃氣之虛也。誰知是脾氣之困乎。夫脾與胃宜分講也。能消而不能食者。胃氣之虛。由於心胞之冷也。能食而不能消者。脾氣之困。由於命門之寒也。今飢渴思飲食。食後而反飽。飲後而反悶。是胃能納而脾不能受也。但脾不能受。何至大瀉而後快。蓋脾乃濕土。既無濕緩之氣。又受水穀則濕以助濕。惟恐久留以害土。情慮速傳之為快。譬如黃河之水。入於中州。既無高山峻嶺以為防。又少深地大澤以為蓄。水過之處。土鬆水泛。易於冲決。其波濤涵湧。連泥帶水。一瀉千里。其不可止遏。亦其勢然也。日積月累。非斷岸之推崩。即長隄之遷徙。元氣蕭索。何如乎。脾正中州之土也。其大瀉之狀。正復相同。而治之法。不宜治胃而宜治脾。不宜單治脾而並

宜治腎中之火方用真土湯 白朮一兩 茯苓一兩 砂仁五分 山約一兩 人參五錢 蘿蔔子二錢 附子三分 半
夏一錢 破故紙一錢 水煎服 此方白朮茯苓人參皆健脾之聖藥附子破故紙乃助命門之神品山約補腎之
奇味砂仁半夏乃醒脾之靈丹而蘿蔔子又分清濁之妙劑也一二服便能止瀉正不必多用耳然多用亦無
妨碍自能回陽於既危生陰於將絕也

人有長年作瀉五更時必痛瀉二三次重則五六次至日間又不作瀉人以為脾胃之虛寒也誰知是腎與命
門之虛寒乎此等之病其初亦從脾胃之虛寒作瀉而起久瀉亡陰而脾又傳入於腎使腎中之火不衰脾即
傳腎久之而腎仍傳於脾而自愈惟其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穀脾遂傳水濕之氣於腎而不能返矣五更之
時亥子之時也其位在北正腎水主令之時水寒則火不能濟而水乃大瀉此瀉即內經所謂大瘕瀉也用止
水之劑反不能止必須用補水之味使亡陰者速生尤須於補陰之中兼須補其火則陽旺始能攝陰也方用
填坎湯 山茱萸一兩 茯苓一兩 巴戟天五錢 肉桂三錢 車前子三錢 北五味子三錢 人參三錢 芡實一兩 白
朮一兩 水煎服一劑而瀉輕再劑而瀉又輕連服十劑斷不再瀉此方脾腎兼補又妙是分水止瀉之約則濕
氣自解況得肉桂以溫命門之氣則膀胱易於化水又寧復走於大腸而作瀉哉

人有腹中大痛手不可按一時大瀉飲食下喉即出完穀不化勢如奔馬不可止抑頃刻之間瀉數十次一日
一夜約至百次死亡呼吸人以爲火瀉也誰知是肝經風木挾邪而大瀉乎其病得之夏日貪涼向風坐臥勝
暑熱之氣遏抑不定藏於胃脾之內一過秋天涼風透入以尅肝木而肝木之風鬱而不舒乃下尅脾胃而脾
胃之熱遂與風戰走石揚沙掀湧拍浪將腹中所有之水穀盡驅而直下必欲無留一絲以爲快故腸中作痛
甚熱甚急脾胃欲止而風不肯止脾胃欲閉而熱不可閉下焦之關門大開而上焦之關門難闔所以食甫下
嘔不及傳化而即瀉也治之法必須急救其脾胃之氣而後因勢利導之然非多用藥餌星速補救則王道遲
遲鮮不立亡矣方用逆挽湯 人參一錢 茯苓二兩 大黃一兩 黃連三錢 梔子三錢 甘草三錢 水煎服一劑而
腹痛除瀉亦均止此方用人參以固其脾胃之氣則氣不至於驟脫然最奇在用大黃也蓋此瀉乃火流於腸
胃非用大黃迅速則火不速散而水不盡流然徒用大黃而不用黃連梔子則火邪甚熾盤踞於斷澗曲溚未
必能驟涸也三味之並用則大小河渠無不盡行啟洩然分消無法則壅塞阻滯亦未可知又益之茯苓以分

清濁且又是健脾開胃之藥。則土氣既堅。自無沖決之患。更慮過於迅速。邪去既速。未免傷損腸陰。又佐甘草之和緩。以調劑於遲速之間。使人參易於生氣。所謂勸撫並用。無激而死。聞之虞。自然風息波平。水歸故道。而平成立奏也。

人有口渴飲水。忽然大瀉。一日或十餘行。或數十行。晝夜之間。瀉至數百次。完穀不化。直下無留。人亦以為火瀉也。誰知是腎水之不足以制火乎。夫胃為腎之關。胃火必得腎水以相制。腎水一虧。而胃火必旺。胃火既旺。而內火無資。自索外水以濟之矣。然外水只可少止其上焦之炎。而不可以助上焦之水。故外水入而腎不受。腎與膀胱為表裏。腎不受而膀胱亦不受也。膀胱不受。而水無從而化。乃直趨於大腸而作瀉矣。惟是胃火既盛。渴飲涼水。宜變為汗。今不為汗而作瀉者。何居。蓋腎水不能制胃火之炎。而胃火必敗腎水之弱。於是挾水以侮腎。不泄汗而瀉水耳。及其後也。不特水之驟崩。而且火之驟降。關門不閉。上下盡開。直進直出。不啻如崩。湍峽泉。建瓴而飛下也。論其治法。自宜急救其標。然而徒止其瀉。而不急救其陰。則亡陰立盡。又何以制火以存其胃氣乎。方用生陰止瀉湯。山茱萸二兩。車前子一兩。茯苓一兩。白芍二兩。肉桂三分。白朮一兩。甘草五錢。山藥一兩。薏苡仁一兩。水煎服。一劑而瀉減。再劑而瀉又減。三劑而瀉全止矣。此方純是補腎補胃之藥。非止瀉之劑也。然而止瀉之妙。已存於補陰之中。蓋陽火得陰而即止也。倘作胃虛有火治之。亦能止瀉。然而下

多亡陰。雖止瀉於一時。而陰虛何能驟復。何若此方既能止瀉。而陰陽兩不相傷之為得哉。

人有終身飲酒。不知禁忌。逞醉入房。過於泄精。久則脾氣大傷。變成水瀉。一感風寒。遂大瀉不止。如澆如積。人以為酒濕損脾也。誰知是酒濕傷腎乎。夫脾乃濕土。最惡者濕也。而酒又最濕。幸酒性大熱。而脾亦喜熱。濕熱相合。則脾不甚傷。無如人借酒氣之熱。以助其命門之火。鼓動其痰。以博其久戰之歡。究之熱不可長。動其火

不能堅守。興闔精泄。火息而濕留於腎宮矣。夫五臟六腑之水。皆賴腎火以化之也。而腎中有濕。則火化而濕

隨長年相伴。而不肯離。歲月既深。火日衰而濕日盛。腎不能久留。仍傳出於脾。前酒之濕未去。而新酒之濕又來。於是濕盛而熱亦盛。脾不受熱之益。而端受濕之害。故經年經月。而作瀉也。治之法。必須大補脾腎。使傷者

不傷。而後解其濕熱之毒。則瀉者不瀉矣。方用解醒止瀉湯。白朮一兩。山茱萸一兩。茯苓一兩。柞木枝五錢。黃連三分。白芍五錢。附子一分。水煎服。此方脾腎雙補之藥也。用柞木黃連以解其酒毒。用茯苓白朮以消其